



宋文紀卷第五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江東梅鼎祚纂輯

孝懿蕭皇后

諱文壽蘭陵人孝皇繼室累尊為太皇太后

遺令

高祖母孝穆趙皇后以產疾殂事繼母蕭太后甚謹少帝即位加崇太皇太后景平

元年殂初高祖貧微孝皇葬禮多闕遺命太后不必祔葬故至是託后遺令

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

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

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

往式

皇太后張氏

不知何郡縣人義熙初得幸武帝生少帝初封夫人尊為皇太后

廢少帝立宜都王令

少帝即位二年多過失司空徐羨之等謀廢立稱太

后令少帝廢拜營陽王太妃

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于悖詞喜容表于在感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饈有加平日採擇媵御產子就宮覲然無怍醜聲四達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扑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媒狎羣小慢戲興造千

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歎嗟人神怨怒社稷將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令廢為滎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

太皇太后路氏

諱惠男丹陽建康人為文帝淑媛生孝武帝前廢帝即位尊為太皇

太后

立湘東王彧令

前廢帝凶悖明帝時為湘東王謀廢帝使壽寂之等殞帝華林

文紀  
圍稱太皇太后  
今奉湘東即位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  
孝著自髻亂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殯喜容  
覩然天罰重罹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  
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  
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  
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  
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勳棄  
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爲戲謔行  
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

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  
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  
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  
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  
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  
享幾絕吾老疾沉篤每規禍鴟憂煎漏刻氣命無幾  
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衛將軍湘  
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  
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既殞懸  
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祀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

勳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主者詳舊  
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  
雖存若殞當復柰何當復柰何

賜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王死令

太宗殞廢  
帝稱太后

今子尚楚王並孝  
武帝王皇后生

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王姪亂縱慝義絕人經  
並可于第賜盡

皇太后王氏

諱貞風琅邪臨沂人爲明帝后後廢  
帝即位尊爲皇太后齊建元元年薨

廢立令

明帝子昱立爲後廢帝狂慝失德蕭道  
成弒之稱太后今迎立安成王是爲順

帝禪位  
道成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  
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  
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引誘常加隱蔽險戾  
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  
是愛阜樞軒殿之中鞞縹宸扆之側至乃單騎遠郊  
獨宿深野手揮矛鋌躬行剗斫白刃爲弄器斬害爲  
恒務捨交戟之衛委天畢之儀趨步闐闐酣歌鑪肆  
宵遊忘返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策所不  
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並豫  
勳効四人無罪一朝同戮飛鏃鼓劒孩稚無遺屠裂

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懽笑又淫費無度帑  
藏空竭橫賦關河專充別蓄黔庶嗷嗷厝生無所吾  
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醜毒將騁凶忿沈憂假  
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乃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  
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廢昏立  
明前代令範况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豐深牧野理  
絕桐宮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  
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叡風神凝  
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曆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  
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  
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絕

追封後廢帝令

豈窮凶極暴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  
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

謝昭容

請東平王子嗣還本屬表

子嗣孝武帝第二十七子繼東平冲王休

倩休倩母嚴酷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太宗許之

故東平王冲休倩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  
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  
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

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  
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  
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  
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  
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  
願

有司奏上蕭太后尊號

高祖繼母為宋王加太妃之號及踐阼有司奏

尊為皇太后○以下並有司后號奏附

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  
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

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

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

有司上張太后尊號奏

少帝母有司奏為皇太后及少帝廢為營陽王

拜太妃

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  
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  
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  
愛之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

有司追尊胡太后奏

后諱道女淮南人高祖納之生文帝後被譴死宋初

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尊為章皇太后

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闕宮既構咏歌先  
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被  
六列德昭々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  
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  
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

有司奉尊路太后奏

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及  
入討元凶即位有司奏尊

爲皇  
太后

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  
上代業隆祚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媛以  
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

迪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閭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  
屬惟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于既殞融  
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  
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有司追尊沈太后奏

文帝沈婕妤生明帝元嘉  
三十年卒贈湘東國太妃

明帝即位有司奏追  
尊爲皇太后謚曰宣

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  
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闡鞠聖誕靈  
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  
太后



有司尊陳太妃奏

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明帝納之生後廢帝拜貴妃及後

廢帝踐祚有司奏尊為皇太妃因改諸王國太妃曰大妃妃音怡

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彝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

長沙王義欣

父道憐高祖中弟嗣位歷豫州刺史進號鎮軍將軍薨于任

陳長吏奏

義欣為豫州刺史隨宜經理遂稱疆鎮時准西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

多無政術義欣陳之

江淮左右土壻民疎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為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接荒垂而可輯粲頓闕願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

舉郡守申季歷表

元嘉九年義欣為豫州刺史上言進號寧朔將軍

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携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自顯宣升階秩

文紀  
宋卷五  
以崇獎勸

告司寇二州

太祖踐阼有志北略元嘉七年三月詔遣右將軍劉彥之等分兵進

取河南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摠統羣帥告司寇二州魏主燾悉歛河南一城歸河北虜大衆南渡河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爲虜沒

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墮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澤洋洋

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寇充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湧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於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獮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廟筭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摠八州之銳士紅旗降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况乎遵養

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  
 入關羣豎颯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屍  
 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推挫加以構難西虜結怨黃龍  
 控弦燔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  
 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  
 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紱乘  
 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  
 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  
 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  
 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  
 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  
 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

臨川王義慶

本長沙王道憐第二子繼襲臨川王  
道規歷都督南充州刺史開府儀同

三司為宗  
室之表

祖避孫讎議

義慶元嘉初遷丹陽尹時有民黃  
初妻殺子婦趙遇赦應送避孫讎

義慶  
議

案周禮父母之讎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及兵蓋  
 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不至於  
 親戚為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  
 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

之縱暴本由于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髦  
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  
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上舉士表

元嘉十二年普使內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

詔書疇咨群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  
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  
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訓降流慮於管庫紆聖  
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祇  
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  
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行成

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  
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純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典  
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勤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  
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  
未汙其慮若朝廷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  
有

謝賜如意啓事

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北堂書鈔

彭城王義康

小字車子武帝第四子歷位大將軍領司徒以范曄等謀立徙安成郡賜

死

文帝遜位表

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又領揚州刺史專摠朝權事決自已太子詹事劉湛素經情款與其族左長史劉斌等互為傾反初太祖疾嘗危湛意在奉義康及疾豫亦微聞之而羣小結為朋黨構造愆

豐元嘉十七年乃收湛付廷尉伏誅遣人宣旨于義康因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其後范曄等謀逆坐誅

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摠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慄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

歲饑平糶議

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議

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敕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

通典

江夏王義恭

武帝第五子歷中書監太尉錄尚書事為前廢帝所害

舉才表

義恭元嘉九年徵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舉南陽宗

炳等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驂駟服則致遠斯効  
陛下順簡黃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  
發慮英髦人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  
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  
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  
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  
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  
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  
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欵誠往年逆臣叛  
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

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勳勇既昭心  
事兼竭雖蒙獎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  
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  
遠風謠迴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寔須練實以綏其  
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  
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  
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  
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上嘉禾頌表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

其月甘露降京師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獻頌

臣聞居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  
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缺  
化虧而禎物著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  
卉木表靈山淵效寶伏惟陛下體乾統極休符襲逮  
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酋獻改緇之羽河祇開  
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  
重譯歲至休瑞月臻前者躬籍南畝嘉穀仍植神明  
之應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遂汾陽經始  
靈囿蘭林甫樹嘉露頻流板築初就祥穰如積太平  
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津預覩

冥慶不勝抃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  
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  
合從在今猶古天道誰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  
區宇四民均極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  
既睦萬邦允釐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  
東儲王知夙叡嶽茂淵虛因心則哲令問弘敷繼徽  
下武儷景辰居軒制合宮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  
已康率由舊典思燭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陽有藹  
景陽天淵之涘清暑爽立雲堂特起植類斯育動類  
斯止極望江波遍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

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凝禎穉秋秀于今匪烈嗣歲  
 仍富昔在放勳曆莢數朝降及重華倚扇清庖鑠矣  
 皇慶比物競昭倫彼典策被此風謠資臣六蔽任兼  
 兩司既恧仲哀又慙鄭緇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  
 休祉愧闕令辭

請徙彭城王義康奏

義康初以罪出鎮豫章元嘉二十四年豫章胡誕等聚眾據郡復欲奉戴義康錄尚書義恭等奏徙廣州奏可越四年賜死

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  
 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  
 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

而讒言同衆佞悖僥倖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  
 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  
 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  
 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

勸孝武帝即位表

元凶劭弒立義恭進位太保疑有異志使住尚書下省世

祖人討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使於東堂簡將因單馬奔世祖於新林浦上表勸進於新亭即位

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  
 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  
 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



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欸光武正位况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

臧質宜藏首武庫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質為江州刺史挾南郡王義宣反

兵敗逃武昌南湖為戍主斬首傳京師錄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詔可○詳見義宣及質

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愚恃常構扇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下違恩叛德辜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為鑑戒昭示將來

上孝武帝請封禪表

大明元年十一月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請封禪詔

報有司再奏不許

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

而迹淪言廢蔑寄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  
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  
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  
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  
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  
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  
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  
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  
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烟藹於邦甸錫冕兆  
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

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有封禪之  
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  
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  
明並日月光振八樞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  
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  
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  
于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  
否三才湮滅乃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  
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  
親剪凶逆躬清昏盪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

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  
 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  
 降霽于宮榭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積穗于殿薨連  
 理合幹于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  
 文素翮頰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  
 塗之謁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  
 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  
 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  
 岐於西廂麾天闈使啓關謁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  
 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

具茲典庶

初學託謝莊江夏王義恭表云江淮郡上  
 之使結軌于璧門西鵝北采之譯相望于

道路○案此則  
 表為莊代撰也

孝武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  
 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勳淺鑿昧崩愧頃麟  
 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  
 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有司再奏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  
 立言是以重代烈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

鳴光委緒歇而固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徵  
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  
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  
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  
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  
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  
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罔埋擊雨恕神  
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  
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  
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祥樹遠太祖文皇帝以

啓邁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  
軌迹重暉聖上韞錄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  
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  
還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  
故以祥映昌基繫發彖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  
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峙景集天廟  
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網威巡駐表綏中甸  
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  
之渠沈闕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  
還鄉羽族卉儀懷昔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  
關漢并角即音栖翔禁禦袞甲霜味翺舞川肆榮泉  
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  
青毳玄文朱絲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  
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竚衡雲鶴竦翼  
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  
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勰氣昌物瑞雲照補軒龜軫  
關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竒麗古  
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  
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  
介丘靡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  
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  
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  
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鐘竦節陽路  
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  
流文閒采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  
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誥聯事掌祭賓客贊儀  
金支宿縣鑪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  
驚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

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  
 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問年稱老陳詩  
 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  
 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  
 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  
 文辯明訓誥 闕 遙訪鄒魯草滕書堙王之禮具  
 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鑄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  
 燁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詔報

天生神物昔王稱愧况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

一可停此奏

諫孝武帝親征表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有罪貶爵遂據廣陵反上使劉劭等

討之值雨攻城不克上怒使太史擇日將自濟江義恭表諫已而克之誕誅

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之  
 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  
 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  
 日上將受律羣蕃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只威所  
 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  
 討長虵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  
 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

留百司莫不仰慚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  
 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  
 日方能致寇今誕糗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  
 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吉頻降必應旦夕夷  
 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為江水約示不難  
 且覩理者寡閹塞者多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  
 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  
 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  
 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  
 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  
 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  
 追用悚汗不自宣盡

省錄尚書表

世祖以義宣逆亂由於強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又

與竟陵王誕奏定諸王侯儀制詔付有司詳奏詔可

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  
 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  
 陰陽元凱之制起釐百揆所以樂鍼矢言侵官是誠  
 陳平抗辭匪職罔荅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  
 任與世移摠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  
 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

條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  
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  
盡

陳蕃戚儀制九事奏

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  
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  
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  
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  
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  
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  
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  
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  
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  
有司附益二十四條奏

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  
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  
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  
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  
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  
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



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桐鄣扇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形槩旄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着衽衣不得裝回冬會不得鐸舞柶柈舞長躡透狹舒劔博山緣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着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巳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輶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鏤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

又條制諸王府鎮表

義恭徵為揚州刺史以避世祖寵子西陽王子尚解

揚州進位太宰領司徒常慮為上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表上條制

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

文紀 卷五 三四  
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  
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禁逆  
七國連謀寔由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  
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  
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  
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  
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慙慙內深思表管見禪崇萬一  
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暫出  
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  
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宐逼以戎事  
若捨文好武尤宐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  
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  
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  
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盖寡  
自金銀裝刀劔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  
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

山陰縣民墾起湖田議奏

孔靈符會稽山陰人  
大明中爲丹陽尹山

陰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  
鄭三縣界墾起湖田世祖使公卿博議義恭  
等議上從其徙  
民並成良業

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着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歟又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杜氏通典議魚鴨為業丁云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

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

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

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

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

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郗顥議

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

太常王玄謨議

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

怠惰之罰

光祿勳王昇之議

遠廢之疇方剪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

請還彭城王義康屬籍表

義康被殺六子惟長子永初封泉陵侯元

凶殺之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詔許

臣聞忝祖遠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字阜陵愆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紆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

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遠盛化衆女孤弱未淪黔首即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煢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宥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芟榮施污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悻

前廢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

劾蔡興宗求益州表

興宗爲民部尚書轉掌吏部前廢帝即位義恭錄尚

書事受遺輔政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而興宗  
 歲規得忤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又轉為東  
 海太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大怒上表詔外  
 詳議因復使尚書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  
 愨孫免官除興宗新昌太  
 守郡屬交州朝廷嗟駭

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 若乃  
 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  
 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秘書監臣或自表父疾必  
 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  
 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為屈後京郡本  
 以為祿不計戶之多少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  
 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

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  
 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  
 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遠成命伏尋揚  
 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  
 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蒞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  
 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未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  
 祿勳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効未申以何取進司  
 徒左長史孔覲前除右衛尋徒令職回換之宜不為  
 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為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對  
 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

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吉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不變將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

前廢帝詔報

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俊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

尚書柳元景奏

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書辨覈尚書袁愍孫牒此月

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令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阼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慶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

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即復回改於理爲曲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爲矛盾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况義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

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

前廢帝詔報

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

啓太祖

沈邵爲鍾離太守有惠政義恭啓太祖徒盱眙不許

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往莅任有政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

詔荅

其願遷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宋文帝中詔

謝賜金梁鞍啓

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

猥垂光錫初學記

謝賜笏等啓

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首飾琛板耀握非臣

朽薄所宜服受也相手版經○此非出相手版經蓋初學記引注誤接義恭此啓耳

謝賜鍼縷等啓

聖恩賜金銀鍼七色縷并格一犀棟刷匣副綿布兆

珍服寶玩以協嘉辰北堂書鈔又謝袍啓賜臣金獸袍珍製巧飾○太平御覽載啓

事垂賜金虎魄茱萸囊紺裏副之七寶校裝玉眼明囊○又啓事洪恩覃被賜臣息伯倫檉屋二間○又啓事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

錦布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賜

謝賜檳榔啓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

謝賜柿啓

敕旨垂賜華林園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絕並太平御覽○藝文

類聚義恭謝啓手敕賜華林櫻桃其下云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故種之于廳事之前有蟬鳴焉顧命

黏取以弄乃傳咸黏蟬賦序也誤併為啓

荅太祖書



雷次宗隱退徵辟不就太祖為築招賢館鍾山及卒太祖與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書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數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宋書

### 與王玄謨書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任北征前鋒圍滑臺積旬不克後敗守碣磈義恭為征討都督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

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得非金印之徵也

宋書○南史將非金

印之徵耶

華林四瑞桐樹甘露頌

初學記

遠延鳳翮遙集鸞步惠潤何廣雷我明庶

衡陽王義季

武帝子歷徐州刺史

與江夏王義恭書

宗炳卒義季與義恭書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累辟不就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

不能已已

宋書

### 啓文帝

劉道產累遷離州刺史襄陽太守在離政績尤著及卒義季為荊州刺史啓上

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

宋書

南郡王義宣

武帝第子

起兵上孝武帝表

元凶弒立義宣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又率眾助為

前部事平進中書監改封南郡王累授荆襄二州刺史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欲假手為亂每密說義宣以有大才負大功宜在人前早有處分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怨憤報豫州刺史魯爽等克孝建元年秋冬舉事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義宣狼狽起兵因上表世祖詔答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兵敗誅

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

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偽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叅大政惡直醜勳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羣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為已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勳高古賢魯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社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

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庭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宣

孝武帝詔荅南郡王義宣

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恥遠憑高竿共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

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于遐邇不慮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輟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鳴鑿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朞稔復覩斯豐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

宋書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以下類附

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彊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王御世可辟順執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信推誠彰于見事出納之宜惟意所欲裒升進益方省

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柰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襲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戚竝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今據有五州虎兕出于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

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于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  
 近磐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冲舅適有  
 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  
 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為禾黍宜遠尋  
 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  
 社稷責躬謝缺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  
 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  
 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風如  
 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舻蓋川吾以不  
 才忝權節鉞摠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

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茲說者

天實為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宋書○二魯者爽及弟秀旋害通鑑作尋

害孝伯二句作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密信疑是適有信密誓

又書

臧質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閭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且義宣腹心將佐勸獎義宣舉兵義恭與義宣書由此與質相疑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

沈慶之與義宣書慶之字弘先武康人歷太尉廢帝賜死

義宣至尋陽與臧質西下至鵲頭聞所遣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  
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

答義宣書

謝莊為沈慶之答義宣書

皇綱絕而復紐區宇墜而更維

選注

王玄謨報義宣書

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歷南豫州刺史

上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之

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叅軍先

僧瑗修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于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覲祖宗世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欸未亮於高鑑赤誠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為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

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柳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為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謫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副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韃乘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荅

感慨交懷

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為大統太傅驃騎即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諸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

之書

修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義宣之起時為雍州刺史歸順孝武以為荊州刺史

加都督

義宣敗逃夜還城入南郡空解竺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恭等與修之書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

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深臣主盱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

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  
惕義宣自絕于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  
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  
弘恩使自為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  
多云

宋文紀卷第五

宋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江東梅鼎祚纂輯

元凶劭

字休遠文帝長子弒逆伏誅

即偽位書

劭弒文帝并殺尚書僕射徐湛之又殺吏部尚書江湛即偽位為書初使

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

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

崩劬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

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

一依丁卯



臧敦等復本位書

元凶弒立以質為丹陽尹質時為雍州刺史馳告南郡王

義宣又遣告世祖率眾五千馳下討逆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劬欲相慰悅乃

下書厚給賜之

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逆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

始興王濬

字休明文帝弟

吳興開漕事奏

濬為揚州刺史元嘉二十二年上言從之功竟不立

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汗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

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為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洽必無闕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

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原由歷莫不踐校圖畫  
 形便詳加竿考如所校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  
 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未晏然  
 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  
 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  
 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卑忠一開其說萬世為利  
 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安庶幾可立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璞為主簿嘗為舊宮  
 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璞因事陳荅辭義可  
 觀濬重下教又與主  
 簿顧邁孔道存書

卿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又教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  
 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况之  
 方知其信執省疇蹠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  
 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慙交至諒惟深  
 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  
 聊問之而還荅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

備此髦楚還慙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  
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並宋書

### 又與沈璞書

璞為盱眙太守臧質共破索虜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厚推功于質敵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濬及王僧達並與璞書

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  
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  
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 答元凶劭書

文帝太子劭與弟濬並多過失慮上知使女巫嚴道育上天陳請欲令過不上聞劭等敬

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像埋  
於含章殿前劭姊東陽主應閣婢王鸚鵡及  
其養子陳天興黃門慶國等並預其事劭以  
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劭慮言語難密與濬  
謀嫁鸚鵡與濬府佐沈懷遠為妾因臨賀公  
主啓上上遣人詰讓劭懼馳書告濬濬答書  
凡為其人與書疏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  
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  
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懷遠慮鸚鵡與  
天興私通請劭殺之慶國具以其事白上上  
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  
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像于宮內道育  
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住京口又載以自隨  
及濬自京口入朝遣還京為行留處分至京  
數日而事發上使左右朱法輪密責讓濬辭  
甚哀切并賜書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往東  
宮欲將西上事洩須檢覈廢劭賜濬死濬報  
劭因謀弒逆世祖討並誅之

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先人府仕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末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

文帝賜始興王濬書

類附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

與元凶劭書

當元凶劭弒逆召濬問狀濬勸殺荀赤松等已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乃復與劭書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所云尼即嚴道育

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敕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

又與世祖書

初世祖爲武陵王入討元凶傳檄京邑劭使濬又與世祖書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者世祖之子小名

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

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含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翼弟迷而知返耳故畧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

並宋書

南平王鑠

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司空初為元凶所任孝武帝毒殺之

答魏若庫辰樹蘭移書

時疆場之民多相侵盜宋元嘉二十五年魏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宋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鑠答之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惟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為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即事違實與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為

言將違躬厚之義疆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彘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亾驚蹄逸鋌不安入竟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王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闡外思闡皇猷每申飭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忤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並宋書

竟陵王誕 字休文文帝第六子

奉孝武帝表

世祖入討元凶誕時為會州刺史并勢舉兵有奔牛之捷及南郡王義宣反處分平定皆誕力也上頗相疑憚出為南竟州刺史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道路

常云誕反建平三年有建康民陳文紹等之告上乃使有司奏貶為侯遣令之國以義興太守桓闇為竟州刺史襲誕至廣陵為誕所殺遂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之誕奉表投之城外拒戰城陷見害

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感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慤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

剪鼠雀貪生仰違詔敕令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  
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  
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昌皆以  
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  
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

陳文紹告竟陵王誕擅殺書

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  
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  
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  
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

聖恩賜赦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  
欲死耶訴臺求解饒即荅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  
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  
被問依實啓荅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饒汝  
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  
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  
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阱中託云饒懼臯自殺抱  
痛懷冤冒歿歸訴

劉成告竟陵王誕謀反書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

文紀 卷六  
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

陳詠之訴枉書

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陟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

事發橫罹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事有可哀

有司奏貶竟陵王誕

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毗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褫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



血提戈忘身殉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  
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沉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  
空臣湛之女誅亡遺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  
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  
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  
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  
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涕聞之  
者含嘆及神鋒首路櫂槍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  
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徵告譬殷勤  
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  
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  
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  
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蕝禋廓清大明升曜  
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  
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巨億資貨不  
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  
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  
充私贍于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  
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  
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

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  
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宸御安生規  
幸多樹淫祀顯肆蒞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  
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  
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  
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  
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  
故將裘興爲已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  
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  
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皂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

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  
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執植輒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合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  
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  
致使徑途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  
相臨川武烈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勳光常策異禮殊  
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  
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  
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者覩面目  
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

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  
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詖彌甚受命還鎮  
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  
天矯稱符敕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  
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旨韓近恭中護軍遣  
吏夏嗣伯密相囑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  
事高闈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要契醜聲穢  
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成  
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  
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豐魯道

方秦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  
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  
屈况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豐于无妄之辰希幸  
于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  
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  
宜下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  
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于茲克固鴻勳  
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  
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

避鈇鉞之誅者也

建平王宏

字休度文帝第七子歷尚書令中書監

應讜言條議

宏為尚書左僕射明曉政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上議

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  
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王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  
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  
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  
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  
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酷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  
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

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  
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驚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  
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  
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于邊城舉  
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譬緣木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  
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  
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摠統令撫

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觀豐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劬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安陳膚知追懼乖謬

郊廟宜備設樂議

孝建二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樂於是使

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左僕射建平王宏丹陽尹顏竣議各不同

衆並依宏議

荀萬秋議

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哥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哥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天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為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哥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哥詩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蕃受詔成父勛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

承郊廟之樂之證也今廟祠登哥雖奏而象舞未陳  
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降殺  
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矩方茲休明在辰文  
物大備禮儀遺逸固不具舉而况出祇降神輟樂於  
郊祭昭德舞功有關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

建平王宏議

聖王之德雖同創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  
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振通古朝儀國  
章並循先代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  
闕尚多至于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

御寓宜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  
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  
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  
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  
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  
事乖今宜釐改權稱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  
宗廟樂摠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別稱猶漢  
高文武成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  
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  
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

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未至等樂各有義况宜仍舊不改宋及東晉太祝惟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垂其哀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奉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親之返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有神天又詩云神保適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並云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

禮又傳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

丹陽尹顏竣議

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僭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繆章宜見刊正郊之有樂盖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噐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

天地大司樂職奏黃鍾哥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  
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  
受命之帝于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  
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  
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爲不襲名號而已  
今樂曲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  
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  
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被後昆  
前漢祖宗廟處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  
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  
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  
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祗議  
合於典禮適於當今

建平王宏又議

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  
則易之作樂非謂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  
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  
一稱故或謂昊天或謂上帝或謂昊天上帝不得以  
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



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爲議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之同故變上帝爾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竣又云東平王蒼以爲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禘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入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室之禮晉氏以來登哥頌美諸室繼作至于祖宗樂舞何猶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耶

大駕屬車議

孝建元年有司奏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詔可

有司奏

案漢胡廣蔡邕並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

之最後一車懸豹尾法駕則三十六乘檢晉江左逮  
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

### 建平王宏參議

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並不出經典  
自邕廣傳說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  
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  
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

### 湘東太妃周忌議

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十月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在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左僕射建安王宏謂宜以七月為祥忌

### 丘邁之議

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  
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

### 建平王宏議

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宜  
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

### 王偃喪服議

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勒禮官處正重加研詳以宏議為准詔可

### 有司奏

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  
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

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着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着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着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

太學博士王應之議

通典王膺之

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易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

又議

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于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

又議

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暮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

棘心於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着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

太常丞朱膺之議

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以申創巨之情

國子博士蘇瑋生議

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

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總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言耶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衰

尚書令建平王宏議

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

餘同朱膺之議

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

權事變體五服俱革總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

義陽王昶

字休道文帝第九子歷徐州刺史前廢帝時畏誅奔魏

請改葬竟陵王誕表

前廢帝即位昶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

表詔聽禮葬

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難  
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  
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  
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  
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脩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  
踐境興懷感事傷日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  
方臨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  
於夷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  
志乞薄改褊衲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  
紙哽慟辭不自宣

前廢帝詔報

征北表如此省已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  
并置守衛

建安王休仁

文帝第十二子歷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為明帝所害

陳貴妃禮敬議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

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建安王休仁議參詳休仁議為允詔可

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

皇太子車服議

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詔可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于辟雖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

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爲衷

巴陵王休若

文帝第十九子歷江州刺史爲明帝所害

移東土檄

孔顛前廢帝時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及太宗即位召爲

太子詹事頤以時都下罄竭遠近叛離起事  
必克遂擁子房發兵吳郡吳興晉陵一時響  
應上遣休若董統東討諸軍  
移檄東土觀等兵敗被殺

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器  
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彰記  
牒炯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  
璿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歷鳳儀燦昇龍輝  
電舉盪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  
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  
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叢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  
慝蜂動蟻附聖圖寔發神威四臨羽駟所屆義旅雲

屬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  
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  
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  
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  
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  
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  
軍頓生鉄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  
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  
尉杜右文允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  
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

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與予猥承人  
乏總司戎統聳劔東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  
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  
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堯桀螳蛄微命擬雷霆之衝  
已枯之葉當霜颺之隊尺豎所為寒心匹婦所為歎  
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為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  
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社覃來裔孰知身  
輟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

晉平王休祐

文帝第十三子歷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明帝拉殺之

與殷琰書

琰陳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晉安王子助反以琰督豫司二州豫州刺史  
琰家累在京邑義欲奉順前右軍參軍杜叔  
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  
人無以自立受制于叔寶等太宗知琰事不  
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  
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太  
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等西討休祐出鎮歷陽  
為諸軍總統勳進軍小峴時休祐與琰書上  
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勳又與琰書并以  
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  
前後屢遣送誠賤而衆心持疑莫能相  
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  
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于凶豎不能守節  
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信  
欵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



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艸乞活  
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况窮城  
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  
富貴將佐小大竝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壑膾  
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  
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宋書

劉勔與殷琰書

類附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  
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  
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

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  
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  
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  
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  
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  
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  
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  
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  
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虐  
辭於士女失國信于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

侯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  
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壘無埽灑之  
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  
白幸加研覽初琰長史龐道隆司馬劉順皆勸琰同  
子勛及子勛進兵順與柳倫皇甫道烈  
龐天生等東據宛唐  
與勛相持守四月

### 劉勛又與殷琰書

子勛以龐孟蚪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  
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勛遣呂安國進軍  
破孟蚪于蓼潭義軍主陳肥又破之于汝  
水孟蚪走向義陽已為王玄謨子曇  
善起義所據乃逃于蠻中八月皇甫道烈  
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勛因又與琰書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  
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輿與諸將別

面縛請罪勛並  
撫宥無所殺戮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  
惘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  
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  
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  
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不得推  
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  
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推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  
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  
網疎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

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  
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  
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  
事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  
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  
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  
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  
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至辭不華寧復多白並宋書○子勛即偽位於尋陽  
遣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來屯鵠  
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顛摠統眾軍臺軍屯據前谿斷  
顛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焚營遁走顛亦南奔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粲淵見後○秉字彥節宋  
宗室歷尚書令與粲同害

休範謹澀無才能為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  
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  
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朝廷知其有  
異志密相防禦議以休範居尋陽上流以皇  
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配以資力出鎮夏  
口慮為休範所檢留自太汰去不過尋陽休  
範大怒遂舉兵反發自尋陽與袁粲等書至  
新林朝廷震動蕭道成次新亭屯騎校尉黃  
回偽降宣道成意旨回與越騎  
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

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  
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  
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

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  
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  
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叡三  
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  
西服鳴鑿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  
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  
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違宜立長主明皇帝恢  
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  
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跡披猖驃  
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

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徒  
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  
事兄猶父非惟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  
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藉光潔德厭民望並  
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于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  
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  
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闔牆致此禍  
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嗜少雖神照無虧  
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内唯  
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違禍見上不和知無瘳

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  
 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  
 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羲望  
 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  
 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為罪交問蒼蠅驅  
 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  
 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  
 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  
 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鮮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  
 帝有殺弟之名醜聲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為忠

分崩之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  
 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  
 裂想鑿旂而抽慟復才微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  
 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  
 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

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  
 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為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  
 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  
 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  
 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王內

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  
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  
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羲望  
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  
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為罪交間蒼蠅驅  
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  
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  
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  
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  
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于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為忠

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

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以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

裂想鑿旂而抽慟唯復才微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

之辰曾不見之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

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

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

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為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

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

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

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王內

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  
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  
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盼骨  
肉何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  
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  
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  
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  
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  
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  
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

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  
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  
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  
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况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  
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王上  
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  
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况長淮之  
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蹀聲自晉宋之  
灾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

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耶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  
夫不應實力彊兵作鎮姑熟俱妨寇害豈得獨嫌於  
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聞則周  
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况孤子禮則君臣  
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讎爾觀  
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  
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  
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  
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  
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藪競出練甲

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  
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  
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召之職頗以自許左提  
右挈無媿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超文  
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  
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鮮諸王致此既知禍原  
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  
凶黨揚颿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  
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負佐郢兵



權在握厥督屠在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  
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  
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徒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  
疋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鱗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  
詮第

宋書○任農夫臨淮人朝廷慮休範東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 江淹敕爲朝賢荅劉休範書

昔媯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  
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  
光四聖沓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  
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

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璧臺訪道衢室平  
陽之后卷迹慙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綵雲祥  
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踐火之俗欵徵請吏跨商軼  
夏洗周滌漢道德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  
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壁之禎獲珪之應著  
在紀歲仁浸汗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  
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  
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  
於寧世而忽覲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士  
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

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舉旗類  
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  
凌上之節室無夔豎坐生莫大之豐鴟梟赭衣號稱  
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  
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磐石之  
夔近則江荆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  
之所知也聞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右  
之謠已露童誅所謂妖由人作夔不可逃然桓侯之  
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仗飛首尾  
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野布隰加以

先天蓋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鷁鷁  
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  
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蹴南嶽而  
求慨瞰九派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于茲甫刑三千  
惟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款故奏禍福行矣悵

然袁褚劉蕭等疏袁粲褚淵劉秉蕭道成○明時上  
有脫句任輔沛以下至風驅以下

缺誤○江  
文通集

西陽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初封西  
陽王改封豫章爲明帝所害

山湖禁科奏子尚大明初爲揚州刺史上言有  
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

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  
羊希以其禁嚴刻立制五條從之

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蔽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民杜氏通典作人

尚書左丞羊希議希玄保兄子為廣州刺史見害

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爍爍種養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漁梁鱮鯿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嗟怨通典作怨嗟先常作先恒養竹

木雜果為林作種竹木薪果為林常加作恒加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歷江州刺史明帝初舉兵敗誅

傳京邑檄子勛出鎮江州鄧琬為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遣使

齎藥將賜子勛歿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決計舉兵使記室參軍荀道林為檄文會太宗弒廢帝自立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拒命進道傳檄京師奉子勛即位尋

陽兵敗並見殺○子勛起兵參軍事顧昭之  
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初檄出道林此  
未詳孰撰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轡頓于促路  
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  
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  
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  
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王荒  
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  
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  
昏有紹豈圖宋末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

天寶反道效尤蔑我皇德于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  
鴞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貌孤同氣  
猶有十二聖靈何辜而當乏響昔隆周失御晉鄭是  
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軀况孤忝  
惟人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  
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冲之  
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  
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  
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羣逕出南州直造  
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

文紀  
卷六  
三十一  
搃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捲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  
軍張烈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  
趨金陵北指閬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  
勒輕銳五千強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  
軍尋陽內史鄧琬提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摠戎  
飈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蒼兕千艘水軍  
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  
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雅  
建威將軍領中直軍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兵  
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德纏慕

鞠旅先晨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颿凌  
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  
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  
見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  
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  
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  
表裏孤親摠丞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  
聲振谷鳴輦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  
果幹剛鷲譎略多竒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顯  
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壘

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  
而逼迫寇手效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趨福因變立功夫旦與與  
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  
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  
尊譽遠明誓是哀成乾全規殷鑒匪遠若玩咎惟休  
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有如皦  
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  
告咸使聞知

漢光武皇帝

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  
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  
靈縉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  
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  
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  
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晷締還光  
鏗鏘聞于管絃趨翔被于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  
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識邪正窺  
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  
言討違命被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

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  
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  
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  
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摠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劬寧朔將軍  
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  
史龐孟虬淮頰突騎邪趨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摠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  
馬逆驚江瀆越棘吳鉤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

震雲漢倚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  
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  
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  
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  
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  
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颼之拂  
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焦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  
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  
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  
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罹難兵交之日不得妄

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註  
誤之罪一無所問

尋陽王子房 字孝良武帝第六子歷會稽太守貶為松滋侯尋殺之

### 與吳喜書

太宗初四方反叛尋陽王子房舉兵以應晉安王使業劉延孫等並從時喜為殿中御史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太宗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既至未世得使業劉延熙書送子房檄又與喜書喜答之東兵敗延孫投水死業被殺

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

吳喜報使業劉延孫書 喜吳興人歷淮陵太守

賜死○業新野人為右軍司馬義興太守○延熙延孫弟臨海義興太守

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

武撥亂德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

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並宋書○按前書乃尋陽王子房與喜此則喜報業

等求世所得書也尺牘作答尋陽王誤

臨川長公主 諱英媛文帝第六女

請還王氏表 東陽太守王藻尚主以妬讒藻于廢帝下獄死與王氏離婚太宗

頗疾諸主多妬主上表許之

妾遭隨竒薄絕於王氏私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



熒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塗炭特兼  
憐愍否泰榮枯繫以為命寔願申其門釁還為母子  
推遷僂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  
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  
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  
雖死之日實甘於生

彭城王義康女玉秀等

乞還父喪奏

義康坐范曄等謀立徙付安成郡  
元嘉二十八年賜死葬安成大明

四年玉秀等露版辭  
乞詔聽并加資給  
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

山未足救法烏烏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

鄉壤

並宋書

宋文紀卷第七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為高祖府主簿。委以腹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密白高祖疏

此與周祗徐廣劉柳孔甯子等竝高祖晉末輔政時書疏。

高祖既討平桓玄。安帝反正。為青徐二州刺史。鎮丹徒。而固讓司徒王謐。錄尚書。領揚州。及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偽起如廁。即密疏白高祖。

高祖由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

穆之帖

所欲足下家弊爾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淳化帖

朱超石

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閒尺牘關中亂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又

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爲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

舫過也制作奇狀並水經注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

洛陽記○洛水郡國志作洛下映蔭作蔭

映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超石與兄書○按此或疑楊佺期晉人而有超石書蓋注者並引之耳非記引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選注○沈休文詩東

出千金堰西臨鴈鷺陂

又 初學記

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聞

聲

又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王誕

字茂世太保弘從兄歷吳國內史義熙九年卒

益晉孝武帝哀策文

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出本示珣曰

猶少序節物二句誕攬筆便益其秋冬代變後云珣歎清拔因而川之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

伐廣固祭牙文

誕為武帝太尉長史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文筆委誕

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釁無戰有寧皇風幽

被凱旆歸旌

王弘

字休元瑯琊臨沂人珣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為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未役煩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道子

欲以為黃門侍郎父珣以其年少固辭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與時不可

失宜早督田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

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膳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此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餘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

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識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至于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彈謝靈運奏

宋國初建弘遷尚書僕射奏彈靈運高祖時爲宋公令報

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

不能防閑闕致滋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  
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  
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  
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喅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  
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  
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  
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茂聞羣司循  
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  
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  
懿違舊之愆伏須准裁

武帝為宋公令報

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  
拘常儀自今為永制

上文帝辭封表

弘自江州刺史入朝預謀廢立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位司空

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乃見許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茂聞而  
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  
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下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

子勞心之謀退違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于上  
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未貽口實竊財之誚  
比此爲輕懼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  
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  
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  
遂愚狷守之以死

上文帝請遜位啓

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  
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

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  
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祁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  
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溢而頃陰  
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  
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  
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  
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  
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充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

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  
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僂俛從事循  
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誦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  
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  
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  
熙之美下增官誨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  
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  
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  
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塞天

譴少弭謗讙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啟愧塞不

自宣盡

並宋書

辭總錄揚州表

元年六月弘又上表由是彭城王義康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

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  
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矧乃茂  
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  
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可以憲章古式  
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劭敷  
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  
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閤階思踰越俯



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叔孫未進  
優孟見攷展季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  
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事謂何雖曰厚  
顏胡能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  
望伏願陛下達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  
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  
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  
可擇

文帝詔報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二復  
冲肯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  
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  
固辭神州使成務有缺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  
所望夤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甗還入內輔參贊  
機務輒敬從所執

又表

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異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  
詔未蒙酬察徒塵聖鑑仰延優旨顧影慚惶罔識攸  
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  
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謫旋觀周行興愧

已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謂推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毀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然無涯臣義康既摠錄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余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繭置冰鮮食爲瘠祇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

文帝詔報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謝賜河上梨表

太平御覽

奉賜河上梨一千遠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榮俯增祗愧

廣陵前浦開表

伏聞廣陵前浦榛蕪歷久近復開除清源虛邃含明  
內鑿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夫如是者鸞響鳳儀可停  
屬而須矣

與八座丞郎疏

弘為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  
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奧吏部郎  
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為議  
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為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  
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  
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  
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  
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

左丞江奧議

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  
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  
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為苦符伍雖比  
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  
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所有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  
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

不應坐

右丞孔默之議

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選用制

尚書郎王准之議

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定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刑坐即事而求有垂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在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

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  
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  
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謝元議

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  
符而未所以檢小人耶可使受檢於小人耶士犯坐  
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  
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  
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  
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

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  
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  
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  
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  
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  
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  
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  
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  
舊律於議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議

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  
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  
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  
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爲恩之所需恒在  
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實所未慝謝殿  
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  
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

又議

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羅謫者無處  
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

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  
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  
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  
日偶不值此事故耶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  
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  
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等耳令史復  
除亦得如之共相狎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  
人間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  
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  
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未絕塵糝者比門接棟小以爲

意終自聞之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  
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實與閭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  
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  
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  
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  
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  
奴客庸何傷耶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  
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  
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  
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同科求之  
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  
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  
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  
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  
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  
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  
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  
議奏聞決之聖旨

議民役奏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

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之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寔亦由之今王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

成粲

河南人平陸令

與王弘書

太祖即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粲與弘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



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  
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宋書

王曇首 太保弘少弟歷侍中太子詹事

南臺不問門啓 元嘉四年太祖駕出北堂嘗使三吏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

白虎幡銀字蔡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時領驍騎將軍繼啓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既無墨敕又闕幡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  
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  
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蔡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矣

亦合糾正

周祗 國子博士

諫高祖書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為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祗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  
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飢  
苦劫盜之患亦為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  
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

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摧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眾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眾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讎未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

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父瑾秦梁二州刺史

敬宣初與父牢之謀襲桓

為譙縱所殺故云家讎○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封武

岡縣男拜江州刺史故云蒙生存之恩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  
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  
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  
金錐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  
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  
落落喬札遼遼莊惠解滯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  
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  
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枇杷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  
賦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殖庭圃遂賦之  
云

徐廣

字野民東莞姑幕人晉都水使者藻之子仕  
晉歷祕書監宋禪拜中散大夫元嘉二年卒

晉李太后服議

后簡文宮人出本微生孝  
武帝即位尊為太后安帝

時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薨朝廷疑其服  
廣為祠部郎議從之○晉書尚書左僕射何  
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  
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理彌申  
陽秋之義毋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  
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

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從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

服 宋書○晉禮志末云齊衰朞杜氏通典末云齊衰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於是帝服齊衰三年百僚服周○彌晉書作兼倍公作昭公通典又作文公遂服書作追服

太常殷茂議

以下通典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齋服為安

廣又問

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

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

車胤答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

獻高祖書

廣歷轉正員常侍領著作義熙六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為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竝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

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欵之志 宋書

告老表

未初元年拜中散大夫上表辭之

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

東宮頌

初學記

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

孔琳之

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晉義熙初遷尚書吏部郎宋國侍中歷祠部尚書景平元年卒

廢錢用穀帛議

琳之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諫又議

肉刑不可復玄好人附悅是以不見知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

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  
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  
用此之爲敝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  
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  
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至於廢有由而然自漢末是也  
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  
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  
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爲棄  
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因此斷錢之立敝也

今據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  
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于穀耶  
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  
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  
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  
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  
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  
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未用之通業斷可

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運置南史作難運勞毀作勞煩三十作四十○以貨次食晉書作貨為食次運置作難運庾作車衍作溢精力達治作精才達政民無作下無事實作實事各順作各從

### 復肉刑議

唐虞象刑夏后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

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  
 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  
 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葦弦作佩况在小人尤  
 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  
 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  
 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  
 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  
 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

管穴

寔同南史作不同  
同恨恨作恨恨

別議四條

琳之歷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  
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

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  
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獨於衆議之外別建  
言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  
 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  
 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  
 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  
 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  
 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  
 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  
 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



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  
例自垂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  
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  
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制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  
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迭南史作逝  
愚謂作愚請

又

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  
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  
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  
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

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  
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  
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  
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

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  
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  
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  
已至於袍襖裊褱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  
儀從直衛及邀邏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

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  
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  
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  
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  
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  
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

又

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  
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  
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

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  
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

劾尚書令徐羨之奏

琳之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劾奏羨之自是百僚震

肅莫敢犯禁

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  
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  
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侍闕有何  
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  
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  
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

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救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垂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武帝詔報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

孔璠之

艾贇

論藹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劉柳

南陽涅陽人仕晉江州刺史入宋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

與高祖薦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入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為尋陽三隱柳為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紓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于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

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欸不以人廢言 宋書

孔甯子

會稽人歷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陳高祖損益奏

甯子為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交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為賈不賀今舊命惟新

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  
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  
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  
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  
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  
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  
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  
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  
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  
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

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  
之功撫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  
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  
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  
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宋書

### 水贊

澄鑒無虛積之成川湍飛瑩谷激石泠然

### 井頌

天高聽卑載厚流謙揮鋒既擊跪拜亦霑惟益有作  
德遠事兼明王用汲人具爾瞻

謝道暉兼四王世及八只歸者

大正...



